

空袭小舞台秒变小树林

人物简介

夏广誉

作为志愿军宣传队宣传员，入朝期间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以及西海岸防敌登陆空降阵地的建设，荣立过三等功。

宽大的军装罩在身材瘦小的夏广誉身上，军帽下有两根麻花辫，站在树丛里目视前方，脸上笑容恬静，照片上还写有“夏宝宝 1952”。除了演出时的工作照，在前线作战的间隙，战友还给当时年龄最小的夏广誉留了几张生活照。

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为了保护文工团的战友，战士们在观看演出时总是戴上伪装。夏老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片伴随她青春歌声“生长”的青松林。

2020年6月，85岁的夏广誉老人在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陪护住院的老伴，聊起那段烽火岁月，她情不自禁流泪，唱起《志愿军文工团团歌》，她的声音依旧清脆。

躲了飞机扫射才过封锁线

“忽然就集合了，到了吉林柳河，就开始训练，训练的是夜行军，然后就入朝。不过去前线没带我们女同志，我们宣传队40多个女同志一个没带。一直到了第四次战役末尾的时候，要了5个女同志，其中就有我。”夏老表示。

因为照顾女同志，夏老赶路是坐汽车。“条件肯定比步行要好很多，不过我几乎是一路滚到部队的。刚过河就把我吓了一跳，虽然是晚上行军，但天上都是照明弹，很亮，我一看司机直接就往河里开车。原来那个桥是暗桥，在水下，防止轰炸。除了照明弹还有炸弹、子弹，就感觉离你很近。地上也都是炸弹坑，深的都炸出水了。一座好的房子都没有，都被炸毁了。我紧张啊，一紧张就抓不住，就在车厢里面滚来撞去的，其他同志也一样，都说我们是在车里摇煤球。”夏老笑着说，“进山了，司机就喊要拐弯了，我们就赶紧爬到车厢靠山的一侧，要不然车就容易翻到悬崖下面去。”

到了晚上，大家只能在雪地里睡觉，“零下40度，在雪地上扒个坑，弄几个树枝垫在底下，再弄点树枝盖身上。”

“最可怕的是进入到我们前线阵地前有一片开阔地，大约有一百里地左右。敌人就封锁这地方，日夜看着这个开阔地，不让你运输。这一路我们躲了有10次以上的飞机扫射才过了封锁线。”夏老说。

随时有飞机轰炸

“当时是第四次战役末尾了，战斗有



抗美援朝老战士夏广誉。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间隙的时间了，不会来回穿插了，有时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天，我们就有演出的条件了。以前我们团是演大戏的，对小型的演出没有多少经验，但是在朝鲜战场都是小型的演出，而且临时的演出还要反映战斗情况。”夏老说，宣传队的男同志下到连队去采访，写出作品回来交给她们演出。

宣传队的慰问演出受到前沿阵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战士们特别喜欢看表现身边英雄的节目，比如快板书《尖刀英雄冷国》，男女声对唱《搏斗英雄于世财》等等。

夏老所谓的演出条件，就是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子里，铲出一小块地来，大约

就是能坐下一个连队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舞台。“随时来飞机扫射轰炸，随时有炮弹打过来，随时有敌人来犯，因为它是前沿阵地。战士们全都武装坐在地上，身上配上伪装，我们演员头上也要戴上伪装。有一次，我们正唱歌呢，忽然有敌人的侦察机飞过来，小舞台前的战士群里，立马就长出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

夏老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片伴随她青春歌声“生长”的青松林。

大家都喜爱的“夏宝宝”

1951年夏天，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夏老所在的部队开始驻守高岩山。

“我在高岩山居然第一次吃到了馒头，以前经常都是一把炒面一把雪，上山采蘑菇、野果什么的吃，我们得省粮食给第一线的战士吃。”夏老表示。

之后夏老的部队又换防到西海岸，防范海上来敌。

教唱歌、教跳舞，当时部队里的战士都非常喜欢小小的夏广誉：“都认识我啊，一般喊我小夏，熟悉一点的就喊我‘宝宝’。”

这其中就有夏老的老伴儿。

“老头子身体不好，我在这陪他，我还行，就是眼睛不太好。什么？想让我唱一段儿？等会儿，我记不住词儿，我问问老头子去。”

“我们是为兵服务的战士，我们在战斗里成长；我们是部队的宣传战士，我们活跃在爱国自卫的战场……”病房里飘起了歌声，还是那么清脆。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人物简介

姜文业

1926年8月出生，1946年8月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副连长，抗美援朝期间任副连长、侦察参谋、连长等职。

2020年7月7日一大早，我们驱车前往辽阳市白塔区南常路军休所应约采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姜文业。尽管已经是94岁高龄，但老人行走稳健、思路清晰、谈锋甚浓，70年前的事仿佛就在昨天。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鸭绿江边的一幕幕往事……

一晚三百发炮手吐血

入朝作战时，我在炮兵第七师二十一团一营三连任连长，当时我们是1950年10月19日从丹东鸭绿江进入朝鲜的。在朝鲜的那些日子里，耳闻目睹让人感动的事很多，可记忆犹新、令人终生难忘的还是我所遭遇的金城反击战。

1953年7月13日至27日，志愿军发动了金城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从而保证停战协定切实得以实施。

这次战役前，营长带我们三个连长到前线指挥所观察地形，返回营地途中，突然遭遇8架敌机轮番轰炸，敌机一股脑儿丢下100多枚子母弹。这顿轰炸，给营长耳朵震聋了，我们三个连长都挂了彩，我是伤在头部，崩起的弹片擦伤了我的脑壳，一阵头晕，鲜血直流，医生给我缝了9针，包扎后又被转到后方留守处养伤。到了第7天，我就归队了。

副连长宋大煌已经把火炮拉出阵地摆出出发的架势，他说，上级的命令是地面炮兵要跟随步兵前进，就是打剩一台车、一门炮也要坚决跟得上，要用炮兵有效压制敌人火力，保证步兵发起冲击。

我决定带着6台车先走，因为这6辆车中有4门炮车，另两辆是弹药车，如果不抓紧时间往前赶，天一大亮，敌机过来轰炸就麻烦了，必须赶在敌机到来前通



抗美援朝老战士姜文业。

本人供图

过这段开阔地带。

战场环境异常复杂，公路上弹坑密布，车辆如同行进在巨浪中的小舟，左右摇晃，人很难坐稳，行进速度十分缓慢。

不一会儿，敌机出动了，沿公路低飞进行搜索式轰炸。我们只能走走停停，

汽车上有伪装网，炮车上有几名战士，每个人都怀里抱一棵大树杈子作伪装。当敌机飞来时我们的炮车和弹药车都躲进山旁的树林中隐蔽起来，等敌机飞走了我们再开始行动。

车队从早上3点出发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指定的位置。在完成这次任务中，我们连有三台弹药车没有赶上，这3台车改走右侧的大公路时被对面山上的美军坦克击中，3台车全部被击毁。

在完成这次伴随行动中，我们三连是全营唯一将4门炮全部拉入阵地并展开炮击行动的连队，其他两个连队由于遭遇敌机轰炸封锁等原因，都被困在半道上，错过了反击的最佳时机。

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残酷，我带领指挥排长到前沿阵地与步兵一起指挥炮火打退敌人十几次反扑，4门炮打出了20多组基础射，当晚共打了300多发炮弹，炮手累得吐了血，电话线被炮弹炸断，接线员在炮火前沿用双手捏住线头，让电流从身体通过，保证了指挥畅通。

由于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我们三连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这是我入朝参战以来荣立的第二个三等功。

姜文业/口述 陈加友/整理

跨过鸭绿江